

資治通鑑補正

齊民要術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二起永明二年
盡永明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甲子永明二年魏拓跋宏太和八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左

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

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時王儉為衛軍將軍辟蕭衍為東閣祭酒自晉以來公府屬長史之下有東西閣祭酒鎮

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惔太學博士王僧孺

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革南徐州所舉秀才也濟陽郡時屬南徐州尚書殿中郎范縝魏晉以來尚書諸曹殿中郎為諸曹之首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

之從子惔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朓述之孫約僕之子僧孺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

氏招致名僧議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僧賦食行水賦分界也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

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墮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質

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譁譁難之終不能屈太

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

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乘刺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

笑曰使范頌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善有文武略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即出三十貴不可言蕭衍事始此 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楊尹 夏四月甲寅魏主宏如

方山戊午還平城庚申如鴻池鴻池即旋鴻池也水經注涼城郡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 丁卯還平城 五月魏

主宏詔振賜河南七州戍兵 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

蔡男如姓也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威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為望蔡今為高安縣瑞州

治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為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常於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益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

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魏舊戶調帛制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

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

中絕朕憲舊典始班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祿滿一匹者死

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倫為巴陵王 乙未魏主宏如武州山石窟寺 八月

甲辰魏主宏下詔曰朕邇者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由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

明不周下情雖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繁華理

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變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

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受賕枉法而出入罪者義贓人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

宏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也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鎮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

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賂賂始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

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錄太后召

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錄太后召

羣臣諍之中書監高閼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庸者足以無慚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閼議閼又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關謂敵人攻力加倍則鎮人不敵門也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漢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為六鎮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鎮今武川撫寧懷朔懷柔元禦夷也下云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至代都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智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操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台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塞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罷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遊行也行運餉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捉刀以衛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王房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曄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有毛而疏骨肉帝不

悅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強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益州大度獠恃險

驕怒水經注南安縣有濠水即大度水東入于江景字記大度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貢其祖珙

夷人以財賄罪曰珠獠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况一眼乎補註杜姥宅之戰飛矢貫顯達目事見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

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補註建元二年鑑封廣陵王後改封始興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叔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

能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儆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啟台而省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

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新城今房州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雲

暫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雲暫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

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于虞儆曰

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今開之戎狄慕義自是清

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蝨蛇形者數斗

又以朱沙為韋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

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佗為之起墳諸室物一不得犯由是蜀人悅之 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考異

紀十二月庚申蜀使李道固至今從後魏帝紀是歲詔增豫章王巖封邑為四千戶中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宋齊

制高屋帽下羣蓋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太極殿前殿自後此制遂絕上于巖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巖固辭不

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至于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啟事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常慮感滿求

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巖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

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十二月魏主宏詔以州鎮十五大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

交州刺史

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北永明三年

魏拓跋宏太和元年

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

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毛既以孔雀毛為飾也

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聞道自湘州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

識之興起于三季

三代之季也

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識祕禕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

又嚴禁諸巫覡

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直曰街曲曰巷

委即曲也鄭元委曲所為也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蔡末大饗羣臣于太華殿

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

有差 辛丑上祀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雅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詳

為北海王馮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關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

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魏主宏又以諸弟典三都因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重任三都折獄

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操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總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

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宏如方山甲寅還平城

初宋太宗置聰明觀以及學士亦謂之東觀上

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聰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

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又據

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聰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

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逐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與

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

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入坐丞郎無能異者

入坐丞郎自入坐至今

史詔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

禮記云武冠卷也○卷音園

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嘗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

物吳郡陸陳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其物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儉曰僕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為業且令已倍令君令君少倍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語然所見卷軸未必多於僕儉乃更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徐徐發其所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吳興邱靈鞠亦自恃其才每輕儉嘗在沈淵坐論文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儉聞之不悅還靈鞠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當掘願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榮忽引諸僮輩渡江妨我輩至輒死有餘罪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

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邱冠先使河南並送柔然使辛亥魏王宏如方山丁巳還平城秋七月癸未

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考異曰齊書是歲八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頭為河梁二州刺史今從魏書初彌機

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於其滅亡但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為眾

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龍鵠蓋即龍洞也在甘松界宇文氏於此置龍洞防隋為州扶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洞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

天和初其王辛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穆亮見一百一十卷戊子魏王宏如魚池魏太宰永興

北苑登青原岡甲午還平城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平城魏初民多陰附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強徵歛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益欲使土

不曠功民力罔游雄擅之家不過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此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

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遺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今雖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

歷遠易生假冒疆宇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感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

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

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今雖桑井難復桑井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也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使分藝有準

術音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

遂

爭之田至限年歸公主然後許娶之民絕望于觀領守分之士永免干浚奪矣魏主善之由是始議

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注曰不裁樹者婢依良丁良丁謂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補注周禮凡造都鄙

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註云不易之地歲可種是為上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是為下田未嘗有三易之田也此云三易或

者又有四歲一種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

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記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

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吏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員

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率眾拒之柔然

遁去澄雲之子也少好學居父喪以孝聞馮太后嘗引見顧謂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室領袖氏羌

反詔以陳為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判柔服事義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等虞玩之即橫定

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啟籍上被却者悉

充遠戍兵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文度與如法亮

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

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如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嵩立號伏古敦可汗魏收曰伏古敦魏言恒也改正

北史俱作伏古敦今從之改元太平 特進王僧虔卒僧虔弱冠宏厚好文史解音律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

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常為會稽太守中書舍人

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

去耳昇明中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形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憊馳之不已

則躡引之不已則送是故去之宜急當時嗟賞以此座石銘僧處嘗有僧誡子曰吾在世雖之德業重復推人間排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陰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間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來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性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在爾身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柏爾知子弟毀譽事

丙寅永明四年魏拓跋宏太和十年春正月癸亥朔魏主宏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柔然寇魏邊 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

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思水漬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農政告祥因高建務播植既久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號氣臣一念此寢不安席往歲郡國大旱先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通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

切新稅尚無從出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宜皆原除明詔深於獄圜而有司嚴為科網負罪離徙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矣旱為災或由於此皇圖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

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魏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教其危存其亡哉 唐寓之攻陷錢塘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塘立太子宣百官遣其將高道慶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

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據水經浦陽江注即今曹娥江也水發剡溪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入海口戍主陽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合軍至錢唐寓之敗為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合軍乘勝頗縱抄掠還

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世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治建康有東西二台今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徧至遭賊郡縣百姓被縣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

立皇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氏王 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始文宏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

籍田 二月丙辰大風是謂尤其樹葉皆赤 己未立真第鐫照錄為王鉞為日本王 魏無卿黨之法唯立宗王

督護民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 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 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

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天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

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

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嘉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不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

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

不因調時 調時所謂 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

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 九品上中下各分為三品事見一 一旦改法恐或擾亂馮太

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准包陰之戶可出僦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里黨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

苦豪強之士不願既而課調自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年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古

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 西漠者大漠之西偏也 魏左僕射楊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

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宏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

實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乎虞禮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

初以法服御筆祀南郊 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 癸酉魏主宏如靈泉池 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同

二百 戊寅還平城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 五月

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分取見布一分取錢來年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準四百依舊

折半以為永制竟陵王子良啟曰三吳輿區百度所資宜在蠲優使其金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培充園壽品屋以準

貲課致令斬樹發民以充重賦又東都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準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差徭又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存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賈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
種草相繼遂使斯民草不覆食偏處流亡扶淮敗洛靡有生向俱累人靈獨絕溫飽又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
得罪必宜由憲鼎姓貽謗亦合從刑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必族懼非先王立治之本也 六月辛酉魏主宏

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己卯魏馮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宏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者組織以成綬鄭元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漢制印綬先合單紃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月魏主宏依古禮配始祖於南郊 十一月

首成一文文彩謂為一圭首多者 系細首少者系粗皆廣一尺六寸 十二月癸亥魏邊 乙酉魏汝南潁川大飢勾民田相開倉賑卹
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為民俸之差也

是歲魏改中書曰國子學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士今改曰國子國從晉制也 八月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
相冀齊濟光祿徐東雍秦南秦涼益州京河沙時又至華映夏以班郡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 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分懷 東雍肆兗瀛相并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永明五年魏拓跋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丁亥朔魏主宏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巖為大司馬竟陵王子
良為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啟記室范雲為郎上曰聞其常相賈

弄朕不復窮法當省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數息謂子良曰
不謂雲能爾方便獨汝何宜出守太子當出東田觀穫時太子作東田于東宮之東綿互華遠壯麗極 顧謂眾賓曰

刈此亦殊可觀眾皆曰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三時之務謂春耕夏耘秋穫也 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逸
宴儉既與敬則同拜三司及退朝時徐孝嗣候儉於崇禮門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儉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一縣吏耳僥倖得細纒左右已覺過分更際會風雲遂與王衛軍同作三公王敬
則復何畏焉人之云然固其宜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過危拱傍惶略不矜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

人以此多之上嘗宴集令羣分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曰此言何謂也敬則對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上為之大笑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其靈顯臨州位郡每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

失理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

備考據魏書桓誕字天生桓元之子也為大陽蠻酋此云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通鑑雖據陳顯達傳書之疑是一人

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陽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

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二月甲子魏肆州之雁

門及代郡民飢詔倉開振恤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卒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靜未久而罷性

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成感遺得喪之致及登仕路

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三省尚書省中書省秘書省也

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宏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

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從其

望族於代

事見一百三十二卷

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

以初附陽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斬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魏主遣

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饌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

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凡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

以贍客矣數日而卒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及卒年果九十八

贈侍中司室贈祿甚厚

布帛曰賜

魏初以來存亡蒙養官莫及也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

漢泚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泚

水所出魏太和中置東州於泚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泚陽縣即州故城九域志泚陽縣今唐州東北七十五里○泚音比

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于深橋戴僧靜傳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

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

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慈擊破之殺其副將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壬辰魏主宏月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罕渾善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世祖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臨鎮清慎恩著渾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 甲午魏主宏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七廟子孫自太祖以下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

儵帥眾與桓天生復寇無陰殷公慈擊破之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為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魏書帝紀云詔南郡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干南討舞陰按公孫邃傳遼字文慶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天生還窺荒中邃表之孫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内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古者三十耕餘一年食九年耕用則當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漢令粟拜爵又有孝弟力田之科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適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於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校服校服美衣也 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蚕婦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于食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實在于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理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為利而不可長久既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魏都平城郊畿之外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瞻養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其臣候醫聖石落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古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離心八月魏柔然寇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制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頭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前部漢車師前王地也 自立為王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年今脫高車傳 國人號曰候婁富勒夏言天子也

乃引東徙 冬十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十一月丁未又詔罷尚

方錦繡綬羅之工四民土農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大僕

乘具內庫弓矢刀鉞十分之八外府衣物雜布絲織非供國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卓隸逮千六鎮邊戍

畿內鰥寡孤獨貧癯皆有差 魏秘書令高祐承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魏主宏從之祐允之從祖弟

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軍立德猛虎渡河

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宋均事見事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令

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請宜停此薄載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

官方司穆又執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

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懸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

小學 是歲魏大飢詔所在開倉賑恤

戊辰永明六年魏拓跋宏太和十二年春正月乙未魏主宏下詔曰賑恤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者

聽解名還本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初皇

子石齋將軍子響出繼穆章王爵廢後有一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母奉擊重塵上聞之詔車

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清

清水中也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師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主王僧虔等

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遊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

將兵踰伏踰與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

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為足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集平氏城走平氏漢縣屬南陽郡晉宋屬義陽郡縣西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五代志淮

安郡平氏縣魏置漢廣郡我朝開寶省平氏縣為鎮入唐州祕陽縣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甲子魏大赦乙丑

魏主宏如靈泉池下如方山己亥還平城魏築城於醴陽醴陽蓋在禮之北水水經注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還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北水

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汴陽城中將主官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平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襲顯達還五月甲午以岩昌王梁彌承為河梁二州刺史秋七月己

丑魏主宏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平城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水遭被水之卿賜瘡疾篤癘口二斛老疾一

斛小口五斗九月壬寅上如琅瑯城議蕭子顯曰南琅瑯郡本治金城永明中乃徙治北下沈約曰晉亂琅瑯國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瑯相而無其

洲金城上求劉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郎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宏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嘗讀五時令皇帝所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即於合置案上奏

以入就席伏讀詔賜酒一危服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辛未魏主宏如臨泉池癸酉還平城十一月丙戌

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魏二雅豫三州民飢詔開倉賑恤十二月癸亥伊吾戍主高子帥眾三千

以城附魏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十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西陵戍

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倉積豐登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西陵在今

縣西十二里西興度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今西興縣用牛稅船因曰牛埭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并蒲陽南北津及柳蒲四埭蒲陽江

則今之梁湖堤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堤是也補注言西陵戍王雖非檢稅之官然權於地成之前兼攝稅事亦無妨也餘三埭自與腹心上以其事下倉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立

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取稅也改正逼僦通鑑誤作逼僦今考南齊書及南史皆是僦字故為改正乃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提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

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不違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或攔船倍價或力周酒

責凡如此類並蒙信寢從來誦數始得暫阻案是與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饉也或徵貨買糧還

極親累或提擣要弱陳力餬口隸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呈慈恤隱振虞調

左傳楚大飢振廩同而元懿幸矣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此見加倍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

食杜預注曰振發也而元懿幸矣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此見加倍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

贏並皆舊格猶闕遺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在

任以物上改正任以物上猶言使居民上通鑑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敗斂之臣

寧有盜此言盜公為損益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愚又以便宜者

益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

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憲之性清直臣元微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

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人竟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賊盜者始伏其罪發姦擒伏多

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其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

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及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于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即即表除之文度後還

葬母郡縣爭赴弟憲之不與相聞又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憲之雖累經郡宰資無擔石及歸還土不免飢寒

魏王宏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

冢嗣之善惡冢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徐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

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各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善亮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

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車倉以救匱乏見二十七卷漢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

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

之餘各置官司年豐糴穀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